

网络文学不等于“流量作品”

颜维琦

据报道,近日,北京市“扫黄打非”部门联合行动,查处晋江文学城涉嫌传播淫秽色情信息行为,关闭停更相关栏目、频道;对违法行为,执法机关将进一步追查。网络文学铺展自由创作、大众写作的空间,但不是提供野蛮生长的“自留地”,互联网空间更不是法外之地。监管机构的及时跟进,让网络文学的制作者、上传者、传播者时刻警醒——以更高的标准、更严格的措施,高度重视内容制作、传播的社会效应。监管机制的持续护航,更为这一蓬勃兴盛的行业营造清朗空间和更优生态。

有这样一组数据:截至2018年12月,中国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4.32亿,占网民总体的52.1%。手机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4.1亿,占手机网民的50.2%。截至2017年年底,45家主要文学网站的原创作品总量超过1646万种,年新增作品超过233万部。可以说,网络文学已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生活方式,成为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题材多样、类型丰富的写作,极大拓展了中国文学时空的版图,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股新鲜力量。然而,整体而言,网络文学虽不乏风靡一时的佳作,但精品数量依旧偏少,更难有堪称传世经典之作。在庞大的作品基数下,部分作品存在内容苍白、思想浅薄、猎奇猎艳等问题。应当说,走过20多年的网络文学,经历了早期的拓荒式写作和爆发式发展,亟待步入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更应当厘清网络文学的内涵和外延,建立健全自律和他律机制,始终以精品奉献读者,推动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

网络文学不等于“流量作品”,在网络上随便写写也谈不上网络文学。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不少人将一些刻意通过感官刺激吸引流量的内容等同于网络文学,使得网络文学被误解乃至误伤。

事实上,真正的网络文学是一个自我

约束力度极大的行业,有时小有瑕疵,也能快速自我纠正。以创办17年的起点中文网为例,其很早就建立了一套内容自审自查体系,近年来更加注重对作者的培育和引导,努力倡导守正创新,总体基调更加积极健康,现实题材明显增多。流量固然诱人,但靠“三俗”带来的流量是有毒的,也是难以转化的,而精彩的故事和创意,才有可能成为优质IP,拥有长久的生命力和持续的生长力,为文学、影视、商业等行业注入活力。

作为从人民中来的文艺形式,网络文学需要精品,为人民服务是网络文学作品的灵魂,也是行业前行的根基。近年来,政府部门先后出台《关于推动网络文学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日益健全的监管和引导机制,遏制了行业乱象,为网络文学的健康持续发展铺设道路,更为其转型与革新创造条件。

今年年初,国家新闻出版署和中国作

家协会在京发布“2018年优秀网络文学原创作品”推介名单,24部作品入选。新近公布的2019年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中,网络文学现实题材质量齐升。创立3年的全国现实主义网络文学征文大赛,业已成为当下国内现实题材最知名的文学赛事,吸引各行各业的写作者热情参与。可以说,在政府部门、相关企业和作家、读者的携手推动下,网络文学正在完成一场更高层次、可持续发展的良性生态构建。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媒介的变革,带来书写方式的革新,催生了令世人惊喜的中国网络文学。正如作家血红所说,网络文学一直在兢兢业业、勤奋踏实地发展,从业者对自身的要求、对未来的期盼也越来越高,大家都看到了网络文学的灿烂前景,越发不能容忍“三俗”作品、“擦边球”作品对网络文学的抹黑。网络文学需要高质量发展,走正道、创新局,方能走得更好、更远。

摘自《光明日报》

滴水藏海

夫妻关系看锅铲

婚后,我和先生住在城里,父母住在乡下。

那天,父亲来我家,放下从家里带来的一袋香椿芽,随后便进了厨房。一会儿,父亲在厨房叫我,我赶紧进去,看到父亲正望着锅铲发呆。他看了我两眼,欲言又止。我问我父亲:“咋了?锅铲有什么好看的?”

“锅铲锈了。”他先将厨房的门虚掩了,转身问我:“最近你们小两口是不是闹矛盾啦?”那段时间,我和先生正在“冷战”,已有十多天不说话了。不过先生有一点挺好,那就是再怎么生气,也绝不在父母面前显露出来。父亲是怎么看出来的?

父亲见我一脸疑惑,对我说:“一闻锅铲,我就知道你们至少十天半月没动火了。其实,我每次来都偷偷闻过你们的锅铲,不是鱼香就是肉香,我便知道你们小两口是和睦的,也就没什么。”

饭后,趁先生上街买茶叶的空当,父亲对我说:“‘伴侣’两字怎么写?两个人加两个口嘛,所以两口子在一起吃饭是件头等大事。不管怎么生分,也要生火做饭,好多‘结’其实在饭桌上吃着吃着就解开了。锅灶不能老被冷落,锅灶一冷,日子就冷了,日子一冷,心就慢慢凉了,心一凉,再暖过来就没那么容易了……”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地睡

不着,脑子里总在想父亲说的那番话。次日清晨,我特意起了个大早,先煮上小米粥,又用父亲昨天带来的鲜嫩的香椿芽,炒了一盘香椿鸡蛋羹,外加一盘炸花生米。尽管先生起床后对我的劳动装作视而不见,可当我默默地将盛好的一碗小米粥端到他面前时,他还是没忍住看了我一眼,就在四目相碰的一瞬间,我们都情不自禁地“扑哧”一声笑了。

自此,我们两口子之间虽然还会有小矛盾,但绝不再让家里的锅灶惨遭冷落。一个洗菜,一个掌勺,“叮叮当当”地一通忙活,有时候还没等饭菜上桌,我们俩就握手言和了。摘自《羊城晚报》

荷马也有打盹的时候

有一句英文,直译是“荷马也有打盹的时候”,意译是“贤者不免”,你认为哪种译法较好?

我喜欢“荷马也有打盹的时候”,“贤者不免”的说法我们早已有,荷马云云我们没有,翻译除了介绍东西圣相同的意见,也要介绍东西西方相异的语风。中文早有一句“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已经衍生出“命途打盹的时候,我们就绝处逢生”。荷马打盹,也将衍生出孔子打盹或霸王打盹,丰富了我们的语言。

如果真有人看见荷马打盹或

霸王打盹,拍了一张照片,那会怎样?记得尼克松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整天马不停蹄走遍各地,跑破了他的皮鞋,也忘了换一双。仪容重要,他没忘记理发,他在理发室的椅子上向后一躺,跷起二郎腿,恰巧一个记者看见了,就对准皮鞋底下那个破洞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得了奖。

能拍到这样的照片要靠几分运气。纽约的报纸曾刊登一条消息,有一个出租车司机天没亮就开车出门,在曼哈顿第五大道行驶,一连经过240个绿灯,他把沿途经历拍成视频,上网公布。他开车的时间是凌晨3点,他叫Forman,因此人过留名。

说到这里,有人不信,折中调和,运气可以分成两种,唯心论的运气和唯物论的运气。尼克松的破皮鞋,你拍到了,为什么我拍不到呢?因为你是新闻记者,天天盯住候选人。然而采访大选新闻的记者有几百人,为什么别人都没拍到,单单是你呢?这就是唯物论的运气。凌晨时分开车一连经过240个绿灯,大概也是如此。摘自《光明日报》

文化中国

鲁迅为何偏爱《孔乙己》

《孔乙己》是鲁迅先生唯一一篇以人物名字命名的小说,发表于1919年4月,至今已经整整一百周年。鲁迅在“五四”之前,总共写过三篇小说,分别为《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都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

《孔乙己》这篇小说特别短,只有2600字。孔乙己不是偶然的角色,而是一个时代的典型。在塑造完“狂人”觉醒的形象之后,鲁迅直接去写未觉醒者。未觉醒者,其实是有机会觉醒的,因为孔乙己不是阿Q,不是祥林嫂,他是有文化的,这是《孔乙己》的经典性和时代典型性所在。

鲁迅本人特别偏爱《孔乙己》。上世纪30年代,日本友人要给鲁迅出选集,鲁迅提供的第一篇小说就是《孔乙己》;后来他的自选集,没有选《狂人日记》《药》,而是选了《孔乙己》。根据

鲁迅的学生孙伏园记述,“我曾问过鲁迅先生其中哪一篇最好?他说最喜欢《孔乙己》,所以已经译了外国文。1924年,我问它的好处在哪里?他说能在寥寥数页之中,将社会对于苦人的冷漠不慌不忙地描写出来,讽刺又不失显露,有大家的作风。”

《狂人日记》《孔乙己》和《药》,我们可以把它们看成是一个单元或者一个组合。《孔乙己》到底写了什么?对此有多种说法。既可以说批判了科举制度对一个人的戕害——孔乙己这样的人,本来身材高大,可以打篮球,也可以踢足球,结果最后考秀才啥也没弄成;也可以说在批判大众的冷漠——孔乙己已经到了那个地步了,还要被嘲笑;还有对孔乙己自身的批判等等,但是孙伏园把这些说法糅合了一下,即是在描写一般社会

生活新知

地球在“加温” 热量都去哪里了

太阳慷慨地把热量送给地球,使万物茁壮成长,多余的热量又被地球以长波形式辐射出去,大气和地面及空间进行热交换,从而使它的热量基本处于“收支”平衡状态。但是由于世界工业飞速发展,大量使用煤和石油等矿物燃料,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急剧增高。过量的二氧化碳起了相当于温室中的玻璃或塑料薄膜的作用,引起了全球气候变暖,而这种现象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了。

为什么在温室气体持续涌入大气层的情况下,地表的平均气温自2000年以来却一直保持稳定?最新的研究表明,地球的确处于一股变暖的“热汤”中,但热量都跑去海洋了!研究表明,温室效应导致的全球

变暖的93.4%的热量都由海洋吸收了。记录的数据表明,过去的14年来,海洋在300米深的地方储存了地球气候变暖的大量热量。

另外,海洋中的微型海藻在进行光合作用时就能吸收二氧化碳,就像陆地上的植物一样。但与陆地上的植物不一样的是,当浮游生物死亡的时候,它们的残骸就会漂流到海洋深处并进行分解。几个世纪以来,海藻通过这一循环过程把碳留在了海底深处。

这样看来,海洋储存热量有两大机制,第一是吸收热量。海水吸收热量,然后通过洋流,将热带海水输送到大洋的冷水区域,冷水区域的冷水沉入海底,再通过洋流到达其他海域,通

过这种循环来吸收热量。

海洋储存热量的第二大机制是“吸碳”。海洋就像一个巨大的二氧化碳沉淀池,它阻止了更多的二氧化碳排放到大气中去。从大气中吸收二氧化碳,同时释放氧气。海洋仿佛一只巨大的二氧化碳沉淀池,目前已经储存了1500亿吨的碳。仅在一年内,海洋就可吸收大约23亿吨的碳,是人类全年释放二氧化碳总量的1/4,相当于美国在6年内消耗的汽油量。而正是海洋这样强大的“吞吐”作用,地球才保持着今天这样的温度。如果那些累积的二氧化碳全部被释放到大气中去,地球将会变得灼热,令人难以生存。

摘自《科学之谜》

名流故事

胡适屡帮陈寅恪

林建刚

在陈寅恪的一生中,胡适帮过他几次小忙。

1938年,身在英国的胡适听闻剑桥大学有意聘请陈寅恪做汉学教授,立刻给陈寅恪写了推荐信。关于这事,1938年7月29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写一短文,推荐陈寅恪兄为剑桥大学教授。”

这封推荐信,香港学者程宝从档案中找了出来并将其译成中文:

陈寅恪教授年约四十七,江西义宁人,出身书香门第,其祖父在戊戌变法时任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乃著名旧体诗人,兄长之一陈衡恪是一位甚具天赋的画家。

他不但是古文的大师,而且也懂梵文,我想他的梵文是在哈佛大学学习的。如果我没有记错,他也懂得藏文。他曾在佛教研究方面和已故的钢和泰合作。

在我这一辈人当中,他是最有学问、最科学的历史学家之一。他已经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专论,包括他对中国佛教、道教、唐代文学、唐皇室的种族源流等方面的历史研究。他的研究大多刊载在中央研究院的集刊和清华大学学报上。他唯一的英文著作是他关于韩愈及其时代的小说的研究。该文刊载于早期的哈佛亚洲研究学刊。

1937年,他获由中国基金颁发的历史学科学 Research 奖。

写这封推荐信的第二天,胡适还跟傅斯年写信说:“剑桥大学中国教授慕阿德退休,资格电告剑桥愿为候选,他们将暂缓决定,以待商榷。伯希和尤为助力。我已写一推荐信,昨发出。大概不成问题。”

以为此事不成问题的胡适,未免想得过于简单了。最终,剑桥大学并没有聘请陈寅恪,反而是牛津大学聘请陈寅恪做了牛津的汉学讲座教授。所以说,胡适这一次的帮忙,并未成功。

1946年,陈寅恪从英国转道美国治疗眼疾。诊断书辗转到了胡适手中,胡适让哈德门太太拿着诊断

书找了美国第一流的眼科医生,结果这些医生都无能为力。对此,胡适失望至极。1946年4月1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百忙之中请人去银行办汇票一千美金,请汉昇带给寅恪。”

可以说,这一次的帮忙,胡适也未帮成。因为这超出了当时人的能力范围。面对很多疾病,医学也有无能为力之时。为了安慰陈寅恪,胡适送他一千美金。

胡适第三次帮陈寅恪的证据,源于拍卖网站上的一幅字条。字条如下:

秦皇岛开滦矿局刘锡珣先生: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先生十六日全家由沪乘船北来,陈先生目不能视,需人照料,盼费神照料。并恳将陈先生生平平时时电告北大邓广铭君。至感至谢。

弟:胡适 梅贻琦

拍卖网站上的这张字条,根据字体,明显不是胡适与梅贻琦的笔迹。字虽然不是胡梅的,但这事应该是真的。当时,胡适刚担任北大校长,忙碌至极,故而经常拜托北大校长秘书邓广铭来起草信件。据学者的集刊和清华大学学报上。他唯一的英文著作是他关于韩愈及其时代的小说的研究。该文刊载于早期的哈佛亚洲研究学刊。

1937年,他获由中国基金颁发的历史学科学 Research 奖。写这封推荐信的第二天,胡适还跟傅斯年写信说:“剑桥大学中国教授慕阿德退休,资格电告剑桥愿为候选,他们将暂缓决定,以待商榷。伯希和尤为助力。我已写一推荐信,昨发出。大概不成问题。”

以为此事不成问题的胡适,未免想得过于简单了。最终,剑桥大学并没有聘请陈寅恪,反而是牛津大学聘请陈寅恪做了牛津的汉学讲座教授。所以说,胡适这一次的帮忙,并未成功。1946年,陈寅恪从英国转道美国治疗眼疾。诊断书辗转到了胡适手中,胡适让哈德门太太拿着诊断

摘自《今晚报》

赵树理:做一个文摊文学家

1949年之前,从山西沁水县一个贫困农家走出来的“山药蛋派”作家赵树理,已经凭借1943年发表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作品,成了“可能是共产党地区中除了毛泽东、朱德之外最出名的人”(美国记者贝尔登语)。尤其是《小二黑结婚》,农村青年小二黑和小芹勇敢追求自由恋爱的故事成为表现新婚恋政策的样板,被许多剧团改编成戏剧上演,成为当时根据地最流行的剧目之一。

民间喜欢他的作品,是因为其更“接地气”,形象、真实、不乏风趣地刻画了农村生产生活的种种面貌和新旧交织的人际关系。而他了解放区农村问题的反映,也引起了中共文艺界的注意。1947年夏天,在专门召开的赵树理创作座谈会上,陈荒煤做了《向赵树理方向迈进》的讲话,盛赞“他的作品可以作为衡量边区创作的一个标尺”,由此正式确立了“赵树理方向”。周扬后来也评价道:“中国作家中真正熟悉农民、熟悉农村的,没有一个能超过赵树理。”

来自文艺高层的评价树立了赵树理在解放区文艺界的地位,不过对他自己来说,被确定为“方向”,未必是其志愿。早在《小二黑结婚》等作品风行时,他就诚恳自白道:“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

新中国成立后,赵树理继续出产了一批代表作品,包括《登记》(1950年)、《“锻炼锻炼”》(1957年)、《套不住的手》(1960年)、《实干家潘永福》(1962年)等中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三里湾》(1958年),还创刊了民间文艺色彩浓厚的杂志《说说唱唱》。为创作这些农村题材的小说,赵树理身体力行,

很多都来自于他近距离的下乡体验生活和亲自参加工作。《三里湾》延续了赵树理在处理农村题材上的生动和娴熟,尤其是对于落后分子“糊涂涂”“能不够”“常有理”等人的刻画,正如《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和“三仙姑”,传神又幽默,呈现出丰富的生活气息和晋东南地域色彩。一个插曲是,小说完成后,虽有几家出版社来“抢”,赵树理却把它给了别人看来“名气小、规格低、稿费低”的通俗文艺出版社,是因为他觉得这样能降低成本,减轻群众买书负担。

不过,在新的文艺批评语境下,他的这一批小说也招致了一些批评,包括在反映农村阶级斗争时,“没有写出地主的捣乱”“没有塑造出英雄人物”“将‘两条道路’这一你死我活的斗争,写成了先进与落后的斗争”。这些来自主流的批评当时给赵树理本人带来很大的困惑,以致他减少了创作量,投入大量时间精力来反思和为自己辩解。

一个曾经被树立为“方向”的作家,在新的语境下,突然“落后”了,成为今日围绕赵树理研究的一个重要论题。作为赵树理创作之源的农村生活是真正原汁原味的,给予他的是一种朴素的本真性和乡土民间立场,因而他最熟悉的、刻画最成功的还是那些有着各种小毛病但令人倍感亲切的“旧人旧事”;但当时的时代提出了“深刻性”“史诗性”“阶级性”“革命现实主义”的新要求,他对乡土本真性的追求反而成为阻碍。

作为从上世纪40年代延续到70年代的重要作家,作为一种“方向”和样本,赵树理有其不可替代的代表意义。时过境迁,现在虽然他的作品阅读不复当年盛况,但当重新翻开《小二黑结婚》《三里湾》等作品,在扑面而来的泥土气息和活泼的话语里,依然不难识别出那一颗热爱民间、为群众写作也坚持自己道路的真挚的心。摘自《京报网》